

抗戰文藝叢書

戰 地 剪 集

田 濤 著

目 次

夜行軍…	1
十月十日	14
衝過滹沱河去	20
姜大哥…	33
山窩裏…	41
漳河裏的水鬼	51
夜襲道清路…	57
孩子和軍官…	64

夜 行 軍

沙河裏的水亮晶晶地；傍晚，日頭的血臉把半塊天空染得緋紅，沙灘上十分光明，原野裏的草田露着陰暗的顏色。村莊裏的房屋和樹木十分寂靜，一切都彷彿探着耳朵聽着遠處的礮聲。

隊伍在一人多深的溝子裏慢慢地行進，誰也不講一句話，也不問這是往什麼地方走，只聽見大家的脚步磨擦得地下作響。

沒有風，暮色下的大地上，只看見蛇一樣曲折在沙徑上的灰色隊伍，揚起塵埃，樹林一樣的刺刀在空中閃爍。

這時候，一匹紅馬一溜煙飛躍過來，騎馬的人緊勒着馬韁，順着一條土溝一直奔到沙河灘上，嘩叭嘩叭地躍過沙河的水，水花飛濺起來，馬尾和鬍子都濕了。

——噉！……

馬脊背上的人用鞭子抽着馬屁股，紅馬又一溜煙飛躍進一個村莊裏去了。

噉聲聽得更清楚些。

大隊到了沙河的沙灘上，都坐下脫鞋子，襪子，把褲管捲得很高，露出光裸的兩條大腿，揹着自己的槍彈和行囊，提着兩隻鞋子，噉吃噉吃地都跳下河水裏去。

「喂，」劉長鬍子歪過嘴來，招呼着一個同伴，對近了他的耳朵：「你知道前線在什麼地方嗎？」

那個同伴提着兩隻褲管，因為個子小，腿短，水已經達到他膝蓋以上。

他對着劉長鬍子搖搖頭。

「咱不知道。」

「唉，傻乖乖，消息我們一點也不知道，剛才聽得一位吹號的弟兄說，已經到了石家莊。」

那個同伴皺了皺眉頭，很感覺到奇異，正想反問時，隊長已經在後面發出命令：

「快走！快走！……」

砰，小個子同伴跌下一處深坑裏，他幾乎要摔倒在水裏，給急流衝去，幸虧給一個弟兄拉住了，衣服一直濕到腰裏。

「哎喲！……」

嗚呼——嗚呼——

幾輛載給養的牛車也飄浮在沙河裏了，那裏擁着一堆人。車夫用力地抽打着牛肚子，那幾頭黃牛擡起尾巴喘着氣。……

——嗚呼——嗚呼——

.....

太陽的紅臉漸漸隱藏到西山的背後，天上只剩留下那幾片鑲着白邊的紅霞，發了皺的河水閃映着紅霞的碎影。

沙河裏許多許多灰色的小影子，幾個做政治工作的女

同志，給幾個強健的男同志拉着，大腿一直露到頂根裏，到了那才的急流處，女的就幾乎撲到男的身上了。

一向沒有見過這樣開通女子的老粗兒們，走到河當中也都跟隨了這幾位同志走，意思是跟着看他們的白嫩的大腿。

的的的——打打打——的的……

河的對岸已經在吹集合號。

接着就聽見隊長在叫着：

「第×大隊集合！……」

「第×大隊集合！……」

「特務××隊集合！……」

.....

隊長們一個人站了一段地位，在殷黃的沙灘上舉起拳頭，等待他的弟兄們集合。

沙灘上，坐着許多穿襪子和洗腳的弟兄們。

劉長鬚子用粗健的胳膊把那個小個子同伴提了過來，小個子還滿嘴裏抱怨着：

「……衣服都濕了，夜裏够多冷呀，都是你的過錯，

不把我拉結實。……」

劉長鬚子並不理他，却歪裂着黑嘴對他獠笑。

後面的女同志和牛車也飄搖着慢慢地走上了沙灘。這時候，天氣已經黑了，空中漸漸露出明亮的星光，樹木和遠處村落的影子像墨一樣黑暗。

的得得……的得得……的得得得……

一陣馬蹄踏得地下震動，一個黑影子隱約的從遠路上漸近漸大起來，那的得得的馬蹄聲也震動得厲害些。……

一匹高大的紅馬，停立在沙灘上，馬背上坐着一個肥胖嚴肅的軍官，留着兩撇八字鬚，他把馬鞭子往頭上一舉：

「快走！死豬們！」

沙灘上這些隊伍都立着正，每個人都像木頭一樣，一點聲音都不作，只聽見沙河的響聲。

一隊隊的黑影彎彎折折行進了一條土溝，那匹高大的紅馬在隊伍裏有時候跑到最後面，有時候躡過最前面往返地巡邏，一陣子，就又往前面跑遠了。

「真威嚴，真有權，誰都怕他，這個老傢伙。……」

一個弟兄在黑暗裏喃喃着。

轟轟；轟轟，……

夜裏，礮聲聽得更近些。

仔細地聽，也聽見了噠噠的機槍叫。這安靜得像睡了一樣的大地，大地上的人類，牲畜，植物，……都像在靜聽着這野礮的吼叫，彷彿牠們從來沒聽到過世界上有這樣嚇人的叫聲，震得牠們的魂靈都在發抖了。

隊伍的影子在土溝子裏蠕動着，每夜百多里的行軍，這樣繼續了六七夜了，每個人都感覺到疲乏，臉上呈露出一層鐵青色，彷彿患了一種疲憊病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一倒下去準可以睡得挺熟的。

每走三十里路，便到一個村莊附近休息，把百姓們的乾草鋪在地下坐着，躺着……

村莊裏，百姓們在街頭巷尾都掛了煤油燈籠，給我們照路，隔不多遠就擺了一張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大盆騰騰冒着熱氣的開水，另外還有幾碗在旁邊涼着。

寒冷的夜，把幾個身體衰弱的弟兄凍病了，嘔吐了幾口，這幾個弟兄經過官長的允許，便坐在後面拉給養的牛

車上去。

大家蹲在乾草上，喝着開水，吃一點乾饅頭，倒在乾草上睡著了。

的得得……的得得……

那匹紅馬又飛躍過去，接着就發出一陣銅號：

的的的……打打……打打的……

大隊整頓起來，又開始向大道上行進了。

村郊一條小河，當村的百姓們替我們用秫秸搭了一個橋，這樣，弟兄們一個一個踏着秫秸跳了過去。

跳過了秫秸橋的弟兄們，一個一個地排好隊站在一條高土坡上等待着河那邊的弟兄們。在燈火中，一羣人攙着一個拐了腿的弟兄，走近了才看出是渡沙河的時候濕了衣服的那個矮個子，高大粗健的劉長鬍子攙了他的胳膊，旁邊的弟兄們在問着：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劉長鬍子歪裂着黑鬍子的嘴唇，臉上擠着皺紋，瞪了那些發問的人們一眼。

「哼，爲了一捆乾草，這弟兄沒有經隊長准許，私自

把百姓的一捆草拉過來鋪了，給隊長發見，這就打了他一百多軍棍，腿快打斷了。……」

在搖幌的光影中，矮個子的面孔十分憔悴，蒼白，眼睛閉着；大家把他抬過了這條小河，幾個同伴又攙了他一拐一簸地走，

路旁和河岸上的樹木，在空中塗抹着幾塊黑影，田野裏的植物們靜悄悄地睡着。

月亮，像一個燒紅的鐵餅似地從天邊跳起，彷彿是天的哭紅的眼睛一樣窺視着睡夢裏的大地，朦朧的村莊。

「鬍子。」

一個同伴喊着劉長鬍子。

劉長鬍子回過頭，他的臉在月亮下閃着光；一個怪小的蛙舌軍帽扣在他的頭上，裂着嘴望着叫喚他的同伴。

「你把他送上牛車去吧，路還很長哩！」

劉長鬍子望望他攙的那個矮個子，矮個子痛得哎喲哎喲地呻吟着，罵着隊長。

「小個子，您不知道軍隊裏要講紀律嗎？沒有命令是不准亂來的。」

「哎喲，哎喲，……」

兩個人把矮個子抬起來，送上大隊後面的牛車裏去。

拉給養的牛車在泥路上顛簸着，廣鐺廣鐺地響，一盞昏黃紙燈籠搖晃着。

大隊像一條蛇，彎彎折折踏了潮濕的路徑蠕動，槍林在月亮下閃着光，大家都不講話，聽見刺刀掃着牙缸子鏘鏘作響，鞋子踏着濕路發出絲絲聲。

茫無涯際的原野，砲聲漸漸遠了。幾座朦朧的村莊，給月光照着，瀰漫着些模糊的煙氣。

牛車的輪子軋軋地在泥溝裏滾。

月亮漸漸升高了，寂寞地窺着荒涼的原野。在那蔭森的多樹草的墓地裏，發出幾聲鴟鵂的叫聲，驚破這沉靜的寒夜，……

嗚嗚嗚……嗚嗚……

.....

★★

★★

★★

我們隊伍的頂前面，一個引路的嚮導，鄉下熟習路的農夫，提了一個玻璃燈發出微弱淡黃的光，一提一提地移

動，……

大隊都跟隨在他背後。

泥濘路上，時常有淤積的雨水，疲乏得不能忍耐的同志，一面走，一面就睡着了，身上搖搖幌幌，兩條腿還邁動着。

嘩喳……

一位弟兄往土坡上滾下去，滾進溝子的泥裏，濺起一片水花。

「誰呀？那是誰呀？」一位弟兄問着。

一個身體粗壯的弟兄，把槍枝和行囊放下，慢慢地爬下有草的溝坡去，把那位摔下去的弟兄拉上來。

那位弟兄滿身都塗着泥，衣服，帽子，鞋子，都濕透了。

「媽的，睡魔弄的鬼！……」

他罵着，用力地踩着兩腳，帶着一身的泥水，又行進了。

隊伍裏一陣笑聲，都回過頭來看他身上的泥水，給月光照得閃亮閃亮地，彷彿爬着許多螢火蟲。

這裏的路凹凸不平了，時常上坡下坡，田野裏有一片片已經削了穗頭的禾稈子，有時候刮過一陣風來牠們便嗦嗦地擺動。

忽然，隊伍裏發出一聲喚叫：

「路走錯了！路走錯了！……」

「引路的是漢奸，捉住他！」

「捉住他！……」

大隊都騷動了。

這是一條很狹窄的小路，在灰暗的田野裏盤折着，到這裏已經是一片荒涼的草原，沒有路徑往前去。路旁兩棵柳樹下有一口水井，蓋着幾根秫秸，經過井旁的同志們險些掉下井去。

大家都上了刺刀，引路的農夫被監視起來了，一羣人圍着，刺刀對準他的胸膛。

老農夫的臉擁着黑紫的皺紋，頭頂上還留着一根小辮子，雙膝跪在地下，嘣嘣地磕頭。

「老總們，我這裏路不熟，饒過我吧！」

「漢奸！……」

辭——

一隻巴掌落到他的臉上，他在地下打了一個滾，滾了滿身的泥水。

把他用繩子捆起來，幾個衛兵拿着手槍跟在他背後。

從附近的村莊裏又喚了一個農夫來給我們引路。順着原路又轉回半截，才折往一條大路上。這時候，月光漸漸淡了，東方發了灰白，潮濕的大地上瀰漫着一層煙霧。

走過一個村落，又一個村落，……

「到××村還有多遠？」

我們問着引路的農夫。

「十幾里地啦，天亮可以走到。」

農夫佝僂着身子，披了一件破長夾襖。

大家都有了了一線希望。灰色的隊伍的影子在高岡和溝坡裏起起伏伏，東方漸漸亮起來，由濃黑的雲縫裏漏出幾條紅鬚，原野裏一些枯萎的禾稈子也看清楚了。寒霜把白薯的蔓葉打得瘦紫，赤裸的田畦裏僅剩下那黃絨絨的乾枯的毛草。

引路的農夫把燈火吹滅了，他用手拄着一個村落說：

「那就是××村，這裏是一條直路。我要回去了，今天還要耕田哩！」

「謝謝您。」

我們對老農夫打一個舉手敬禮，和老農夫告別了。

大家望見遠處那個樹木蔭鬱的村莊，都高興起來，誰也不感到疲乏了，挺直胸膛邁大了脚步向了目的地行進，到了××村，便有睡覺的地方了。

高興的同志們，嘴裏便低唱着救亡歌曲。

不要皺着眉頭，

大眾的歌手，

.....

這歌聲從這一個出發點漸漸把整個的隊伍都傳遍了，弟兄們都在用鼻孔哼哼着。

太陽從東面的山上鑽出來，紅騰騰地旋滾着，照着荒漠的原野，沉鬱的村莊，……

十月 × 日

今天，我們宿在一座荒墟一樣的饑饉墳裏。這座饑饉坊大概已經很久就沒有住過人了，黑黯裏望見它的頂子給雨浸蝕得參差狼藉，生了許多的荒草，簡直像一座破舊的佛廟。

這座饑饉坊的牆壁，給煙薰得灰黑，裂下了一塊塊的泥皮，牆根裏給老鼠拓開許多土洞，堆積着潮濕的土。我們在潮濕的地下鋪了乾草，這乾草是從村莊百姓家裏借來

的，我們同他們講明白只在地下鋪一夜睡睡覺，明天一定一根也不能少地完全歸還主人。他們都很同意，幫助我們從草場上往鑛鑛坊裏搬運。

哧呼——哧呼……

拉給養的車在人隊的後面，車夫揮搖着鞭子，驅逐着那些牛驢們走，大車下面掛着一盞小燈籠，搖搖幌幌的向這裏移動。

幾天的夜行軍，把人家的頭腦弄得昏昏沉沉，精神也十分疲倦。每天從黃昏時候就開始行進，一直到現在，後半夜。

大隊行進了村莊，電筒的光像火螢一樣在空中飛躍，照見了黑暗裏的房屋，樹木，寨牆，廟宇。我們今天夜裏所住的這座鑛鑛坊，在寨牆外面，兩邊還有幾所破落的茅屋，用牆壁圍着，緊緊地鎖着棚欄，電光打過去，守門的黃狗嗚嗚地叫起來。鑛鑛坊的後面便是無邊際的原野了。

北斗星是我們辨認方向的指南針，如果迷了方向，就望望天角上那顆亮晶晶的星星。

「喝粥勒，喝粥勒，……」